

# 一幅画，一段史，一种东方色彩美学

## ——与色彩学专家陈彦青谈宋画《中兴瑞应图》中的色彩叙事与象征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中国传统色彩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颜色的背后蕴藏着流传千年的东方审美和古老智慧。

近日，“2025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举办，以“色彩”为中心汇聚各领域专家学者，重拾传统色彩，弘扬东方智慧。

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旨在广邀中外学者，研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色彩，堪称国内传统色彩学术研究的“天花板”。这是该年会十年来首次“入浙”，在会场上，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年“全勤”参会的色彩学专家——汕头大学副教授陈彦青。今年，他带来了一份关于南宋名画《中兴瑞应图》的色彩研究报告。透过陈彦青的解读，我们得以从独特的“色彩”切口，进入一个深邃的文化世界，窥见历史的另一种面貌。

### 红 南宋的核心视觉符号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中色、形、意三者之间的关系？

陈彦青：色彩是一种视觉现象，我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世界万物的色彩。它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好似一个配角。但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色彩被感知、认知并赋予，生长出了属于它自身特有的意义。“色”并非只是“形”的附庸。譬如不同文化的人在祭祀时，会选择使用某种特殊的色彩；又如红色在中国能代表一种观念、一种意义。

记者：今年您为什么选择了宋画《中兴瑞应图》来分享其中的色彩研究？

陈彦青：在中国古代叙事性绘画中，色彩常被作为符号进行表达，特别是在那些以人、物、事进行的国家图像工程中，色彩甚至成为强符号式的存在。而南宋的《中兴瑞应图》就是中国古代图像叙事的典型代表，其中的色彩对于特定政治叙事的服务也具有典型性。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十年来，首次在浙江举办，《中兴瑞应图》是一幅与临安共生的图。能在这里和大家探讨其中的色彩话题，很有意义。



(传)萧照十二段本《中兴瑞应图》中“诞育金光”(左)“磁州谒庙”(中)“脱袍见梦”(右)都以红色为视觉核心符号(局部)。

受访者供图



陈彦青：清华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汕头大学副教授，专注于传统色彩理论研究，已出版《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故色中华：中国色彩十二题》等专著。

记者：《中兴瑞应图》以赵构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也成为后人研究南宋时期历史与艺术的重要作品之一。从色彩的角度来看，这幅画有什么特别之处？

陈彦青：《中兴瑞应图》有十二个图文并茂的篇章（分别是：诞育金光、显仁梦神、骑射举囊、金营出使、四圣佑护、磁州谒庙、黄罗掷将、追师退舍、射中台榜、射中白兔、大河冰合、脱袍见梦）。它以时间及人物成长作为色彩叙事的基础，并以“国、人、神、事”建构了四维、严密的多层结构。十二段叙事中，有国家象征的色彩，有身份象征的色彩，也有神性与天意象征的色彩等，它们被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面貌。

记者：南宋的国家象征色彩是什么？  
陈彦青：《中兴瑞应图》里的图像叙事

结构严密，以宋朝国色为叙事主体形成了完整的色彩闭环——始于红色，终于红色。第一段“诞育金光”、第六段“磁州谒庙”以及第十二段“脱袍见梦”，都与红色直接相关。三段红色“瑞应”构成了图像叙事的基础闭环，而这也象征着正统皇权色彩符号的意义演变过程：从慢慢形成、被赋予含义、到确立含义的闭环。作为国家宣传工程，其最重要的目的是确立、延续宋祚，即南宋的正统性。因此，宋朝国色“赤”自然就成了核心视觉符号。

能。可以展开说说吗？

陈彦青：中国古代人物图像的色彩表达，特别是在《中兴瑞应图》这种国家图像工程中，与画中人物叙事有关的色彩，都是充满现实意义的符号。《中兴瑞应图》之所以值得研究，因为它不是个人随意的创作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国家文化工程。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严肃的表达，能作为历史的一种记录，就像现在的新闻照片一样，这张图能够从一定角度证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就算存在当时人的虚构，比如说宋高宗如何通过一个梦境去建构他的合法性，这个梦境中使用的色彩也能代表那个时代民众自然而然的一种心态，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您是指“脱袍见梦”这段吗？

陈彦青：在“脱袍见梦”一段中，不同版本《中兴瑞应图》中的袍色，出现了不一致的表现。从(传)萧照的十二段本、六段本，到仇英临萧照的六段本，宋钦宗递给赵构的袍子都是红袍。而在(传)李嵩的四段本中，宋钦宗手上的袍子，却不是红袍。由于年代久远，袍子的颜色看起来似乎是白色，但更大的可能则应是年久褪色的淡黄袍。

李嵩本的“黄袍加身”可能指向宋朝的开创者、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对宋朝而言，是其建国重要的象征符号，既是事件，也指向结果。“脱袍见梦”中李嵩的创作用色，或许就有意将宋高宗的“事件”与宋太祖的“事件”进行类比和绑定。李嵩画中赵构的“黄袍加身”就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另一时空再现。

记者：您提出，可以从《中兴瑞应图》中的色彩运用上来看“图像证史”的可

能。记者：李嵩画中的“脱袍见梦”，有没有可能是“白”袍呢？

陈彦青：如果从宋初诸帝如宋太祖、宋太宗身着白袍的画像看，似乎也有可能。但白袍用于天子之服也仅出现在宋初极短的时间里，此后再未曾见。

且白色为灭亡北宋的金朝的国色，选其很不合理。因此，李嵩本的“脱袍见梦”中袍子的色彩，应为天子常服的淡黄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就记有赵构其时衣色：“二帝蒙尘，王不当即位，宜著淡黄衣，称制，不改元”。赤色代表的是国色，黄色则指向皇家尊荣的专享之色。现存(传)萧照名下《中兴瑞应图》各本中的“脱袍见梦”都用了红袍，从《中兴瑞应图》的传达目的看，这应该是更加明确、合理的色彩选择。

这之间是否也有某种对应关系？“色彩战争”是真实存在的吗？

陈彦青：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与南方政权的国色关系，又比如两宋与金朝之间更为具体的国色博弈，暗线的“色彩战争”在南北对峙时期是典型现象。

《中兴瑞应图》“射中白兔”一段中，画家描绘了跃马张弓的赵构射中一只白兔，曹勋在赞语中写道：“马首忽白兔跃起，上弯弓一发中之。将士莫不骇服。然兔色之异、命中之的，二事皆契上端。臣谨赞曰：维是狡兔，色应金方……矢殪之，遂灭天狼。”

这白色兔子，指的是北宋末年最大的敌人金朝，“色应金方”与“遂灭天狼”的表达，是以符号化的某物某色的情境发生，以图文搭建出国家关系的未来想象与征兆。若没有强调免色的“白”，此段图像的意义、目的就难以达成，就像“黄罗掷将”中“黄”的符号功能一样。

因此，《中兴瑞应图》所承担的重耍任务，除了图像主角赵构作为“中兴天意之主”的形象塑造，另一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与赵构直接关联的“瑞应”，确立南宋统治的正统性。“瑞应”的天意显现，在色彩的国家战争中，就是“射中白兔”的火德赤的宋朝战胜（五行相克）了金德白的金朝。

记者：历史上金朝是否有对国色进行过讨伐？

陈彦青：如今还能看到当年金朝留下的一份尚书省会官集议“大金德运图说”，其中就有讨论金朝国色问题的内容。《中兴瑞应图》中的国色博弈，可以与《大金德运图说》中金朝有关国色的大讨论形成印证，图像（色彩）证史也因此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

记者：研究中国传统色彩的表达与象征，对我们现代生活有什么启发或价值？

陈彦青：传统色彩美学最重要的出路是应用。中国传统色彩的传承、创新和传播是最具可操作性和具体化的部分。语言的描述需要去转化，而视觉传达是能被直观感受到的。中国传统色彩之美可以作为我们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时一个非常好的文化输出点。我们从色彩上感受到文化、身份的差异，接下去要做的就是如何进行更有效的海外传播。

### 黄 图像证史的可能性

记者：《中兴瑞应图》里的第七段“黄罗掷将”，描绘显仁皇后用黄绸包裹棋子祈求康王赵构登基的故事。这里的“黄色”是否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征？

陈彦青：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被俘，显仁皇后以棋盘象征大宋，而黄罗之“黄”，已不仅指康王赵构的皇家身份，而更指其在此家国危难之际，是否就是那位可中兴宋室、入主“中宫”的天选之人。

这件事的真假，史家多有辩论。但就算将其看作流言，也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对此整体叙事的建构作用。黄罗之“黄”，是十二段本《中兴瑞应图》中重要的色彩符号，它既预示“祥瑞”，是未来宋室之主的符号，也是未来之事的征兆。

记者：您提出，可以从《中兴瑞应图》中的色彩运用上来看“图像证史”的可

能。记者：李嵩画中的“脱袍见梦”，有没有可能是“白”袍呢？

陈彦青：如果从宋初诸帝如宋太祖、宋太宗身着白袍的画像看，似乎也有可能。但白袍用于天子之服也仅出现在宋初极短的时间里，此后再未曾见。

且白色为灭亡北宋的金朝的国色，选其很不合理。因此，李嵩本的“脱袍见梦”中袍子的色彩，应为天子常服的淡黄袍，《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就记有赵构其时衣色：“二帝蒙尘，王不当即位，宜著淡黄衣，称制，不改元”。赤色代表的是国色，黄色则指向皇家尊荣的专享之色。现存(传)萧照名下《中兴瑞应图》各本中的“脱袍见梦”都用了红袍，从《中兴瑞应图》的传达目的看，这应该是更加明确、合理的色彩选择。

### 色彩的战争存在吗

记者：古代中国人将青、赤、黄、白、黑这五种色彩称为“五正色”，还有“五间色”“五土色”等提法，这中间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

陈彦青：中国古代的色彩体系并非单纯的视觉分类，而是植根于先民的宇宙观、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中。其源头可追溯至象征混沌初开的“宇宙洪荒”和代表天地形成的“天玄地黄”，色彩在此被赋予理解世界本源和秩序的意义。

记者：您之前说，宋朝的国色是“火德之赤”，而金朝的国色是“金德之白”。

## 调一味“杭州味道”，让香文化回归生活

### 卢伟业：只为香如故

#### 艺人艺语

“让传统文化的美被更多人看见。”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 本报记者 张亦盈 王柯宇

一缕青烟自香炉中缓缓升起，不似寻常烟雾直冲而上，而是如水墨般在空中晕染开来，舒卷成画。

这是卢伟业独创的“观烟香”。为这一缕有形的烟，他用了3年。

卢伟业与香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想要探究这段故事，承香堂是起点。杭州清河坊前，荷花池头1号，宋代木式结构的承香堂在连排的商铺中格外显眼。推开木门，步入院中，木质香气袭入鼻腔。

暖黄的灯光中，卢伟业向我们迎来，一身素袍，留着长髯，像一位隐士。但细数他的过往经历，你会发现这其中好像充满了“冲突”，从八面玲珑的生意人到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再到香文化的传承人。他的经历，恰是让我们看见了文化传承的另一种方式。

初冬的夜晚，我们与卢伟业一同焚香，揭开故事的序章。

### 识香：人生的“归零”与重启

遇见香之前，卢伟业的人生是另一副模样。

2000年前后，两岸咖啡进驻杭州，卢伟业受好友邀约，一同参与公司的经

营。5年时间，他在咖啡行业摸爬滚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他却发现自已没法从生意场中得到想要的归属感。“2005年退出咖啡行业，我的人生就‘归零’了，什么都不想做。”他回忆道。

随后，卢伟业奔赴北京，在北京十三陵水库，追逐少年时的梦想——玩滑翔伞。那时的他，爱穿休闲运动装、戴鸭舌帽，沉迷极限运动，参加过摩托车场越野赛，还承办过相关赛事。“那时候喜欢追求感官刺激，觉得普通的事情不够‘带劲’。”他说。

然而，极限运动带来的兴奋感转瞬即逝。一次偶然的机会，卢伟业接触到了沉香。他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味道，只觉得心头堆积的尘埃，忽然就被一阵清风吹散了，“那一刻妙不可言，我突然发现静下来后内心那种淡淡的愉悦，才是最好的感觉。”从追求感官刺激到享受心灵沉静，卢伟业的人生轨迹也开始悄然转向。

最开始，他单纯喜爱香的味道。

2008年初，他在西湖边开了第一家香店，取名“沉香堂”，只卖沉香。

步入新领域，自然要做行业研究。当时，国内鲜少有人对这一产业有所涉及。卢伟业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想培养这个市场，自己必须先了解香文化，熟悉用户用香的习惯。于是，他远赴日本考察，从东京到京都，跑遍了所有的香堂。

也是这一次考察，让他了解到，中国的香事，曾经盛大过。

“中国香文化曾盛于唐宋，日本的僧人来访中国，把唐代‘隔火取香’的用香方式带到日本，在日本的寺庙里流行开来，随后逐渐普及。如今，日本把香道、茶道、花道并称为‘三雅道’。而唐宋时期，我们文人雅士‘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的诗意图，到了现代却几近断绝。”卢伟业如数家珍的语气里，有惋惜，更有不甘。

这种文化断层坚定了他复兴香文化的决心。“研究越多，越觉得香文化博大精深，值得当作事业来做。”卢伟业说。他从古籍中寻找失传的香方，然后跟着书中记载的文字，一点一点学习制香。

为了探寻更多的香方、技艺，他各地考察搜寻资料，甚至赶赴台北，从黄庭坚、苏东坡的书法作品中寻找线索。

在卢伟业看来，香不只是味道，更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他关闭了原先卖沉香的小店，重新选址，按照宋式风格建造店铺，改“沉香堂”为“承香堂”，意为传承香文化。

也是这一次考察，让他了解到，中国的香事，曾经盛大过。

相比香的味道，卢伟业更迷恋燃香时升腾的那一缕青烟。

很长一段时间，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青烟在空中婉转。有时一看便是2个小时。

为了能更好地观赏烟，卢伟业决定生产观烟香炉。他不仅研究了流体力学，还带着设计师乘船到西湖中央，绕着三潭印月，将细节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一比一复刻，设计出一款以三潭印月为

原型的观烟香炉。

但很快，卢伟业不再满足于仅通过器具改变烟雾走向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能不能让烟的自然形态更加好看？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卢伟业的脑海中蹦了出来。

他翻阅了各类古籍，其中只有零星的记载——在香料中添加龙涎香，可以形成“翠烟浮空，结而不散”的奇观。

但，这还远不能达到卢伟业想要的效果。他不停地翻看史料、不停地试验。“你们可能很难想象，松树上的苔藓，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原料。”卢伟业说。三年时间，经历上百次的失败，能够观烟的香终于被研制成功，卢伟业将其取名为“观烟香”。

在承香堂里，有一间卢伟业的专属实验室。一整面墙的书架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香料。前方的书桌上，不见书籍，却摆满了锅碗器具、实验试管。无数个深夜，卢伟业在这里将脑海中的想法变成味道。香粉在指间流转，比例要精确到毫厘，心境却要放松如云。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严谨的科学实验与自在的艺术，在一炉香里相遇。

卢伟业说，嗅觉是一种记忆，无论何时，当你闻到一种味道，脑海中自然能够涌现关于它的一切记忆。卢伟业思索着，能不能用香来向大家介绍他的家乡杭州？

创作一款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立意。”卢伟业用两个字为我们解惑。

想要调制“杭州味道”，他先总结了杭州的城市特质。“我分别用沉香、檀香、桂花三种香味来表达杭州是中国最具文人气息的城市、东南佛国、爱情之城的三种特质。”他介绍道，当看见这款“观烟香”燃烧时产生的烟雾，还能感受到中国水墨与西湖云雨的意境，“这样，无论你置身何地，只要点燃‘杭州味道’就能想起杭州。”

### 承香：让香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如今的承香堂，成了杭州一方雅致的好去处。

来的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青春正好的年轻人。卢伟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人到了一定年纪，会莫名其妙喜欢传统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一直在。”他感慨，而他需要做的只是将传统文化的美好展现给大家，人们看见了，自然便会爱上。

今年十一假期，台州十里长街上的一间宋式小木屋成了网红打卡点。路过的游客被里面的宋韵遗风吸引驻足。木屋的后方，就是承香堂香文化博物馆。

这是一场唤醒文化血脉的“阳谋”。在承香堂香文化博物馆内，宋人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的“四般闲事”在展陈中“娓娓道来”。馆内还有非遗传